

今天 晴到少云 白天最高气温 18℃~20℃



明天 多云 早晨最低气温 8℃~9℃

唤醒石头上的『千年记忆』

常山教师两年拓印60余幅摩崖碑刻

记者 徐佩文 摄



缪小俊介绍拓印的作品。

随着徒步、登山的兴起,越来越多人沉浸于山野之趣。然而,对一些人而言,山野的魅力不止于层峦叠翠、溪涧鸟鸣,更在于那些隐于石壁之间、历经风雨侵蚀却依然静默存在的文字。

常山县实验小学的书法美术老师缪小俊便是这样一位“山野读字人”。两年来,他利用课余时间,跋涉于荒径野崖,攀行在险峻之地,以纸墨为媒,用传统拓印技艺,为常山境内散落的摩崖碑刻一一“建档存影”。

感受文字中的“山林之趣”

12月7日,在常山一间书房里,缪小俊专注整理一批从常山县文化馆撤展的“常山历代摩崖碑刻题跋展”。他戴着白手套,轻轻展开一幅名为《明方豪白龙洞石刻》的拓片——“石床”二字,缓缓映入眼帘。

那二字上下错落,笔画间裹挟着石纹的粗粳与凿痕,墨色深处,仿佛凝结了风雨侵蚀的岁月留痕,字形中更透出几分山石般的野逸之气。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。”缪小俊笑着说,“每个初见它的人都会微微一怔,仿佛瞬间就读懂了我所说的‘山林之趣’。”

拓片“石床”的发现也如一场山野奇遇。那是在常山白龙洞中,他在拓印一处石刻,无意间一低头,瞥见石面上隐约的纹理。“起初以为是普通石纹,上面覆着泥沙与苔藓,不仔细看根本辨不出字迹。”出于好奇,他蹲下身,伸手触摸。“好像是字!”他随即提水刷洗,渐渐地,“石床”二字与落款“思道”清晰浮现。他推测,这或许是明代文人方豪途中小憩之处,因曾卧石而眠,故题字为记。

自2023年起,缪小俊利用业余时间,跋山涉水,攀岩越岭。一具拓具、一架木梯,伴他早出晚归,穿老巷、访古墓、攀峭壁——只为寻石问字,拓印留影,让那些隐没于草木之间的金石文字重见天日。“我常常一出门就是一整天,从清晨拓到日暮,归来时腰酸背痛。”他坦言,为精准捕捉石刻的每一处细

节,同一面石壁,他常反复拓印三四遍,不完美,不罢休。

两年来,缪小俊的脚步遍及常山的山野角落,陆续拓印了从北宋至今的六十余幅摩崖碑刻。在他眼中,拓印并非简单地复制转印,而是一次融合书法笔意、雕刻力道与自然肌理的艺术再创。一张出色的拓片,须“见书法之神采、存石纹之古趣,得金石之幽微”。

他的拓印成果汇集《隐山集》——常山历代摩崖碑刻题跋展,在常山县文化馆展出。那些沉默于山林的石语,终于被一一唤醒,走入更多人的视野。



缪小俊拓印的摩崖碑刻。

唤醒深藏的文化记忆

缪小俊是位80后,毕业于原衢州师范学校,如今在常山县实验小学教授书法与美术。与笔墨结缘,始于初中同学赠他的颜真卿与柳公权字帖。这两本字帖让他的“胡乱涂画”初次有了规矩与方向。

常年沉浸于墨香世界,使他对金石拓片情有独钟。个人所藏汉魏六朝至初唐的碑刻残纸等拓片,多达两百余件。然而,真正

让他从收藏转向实践的,是2023年10月老宅僻巷的一次偶遇。

那天,他发现一块重达数吨的古碑《常山县愿丰隄碑》。它正面朝上,与另一块碑石紧紧叠压,被大树根须缠绕包裹,仅露出几行字迹。那笔法既有刻刀的刚劲,又有笔墨的飘逸,一瞬间便攫住了他的心。他当即俯身细细拓印下来。随后,他用手机伸进两块石碑叠合的缝隙间拍照,竟发现另一块是《常山儒学文昌台及泮池碑》。

经初步考证,两碑均为明代遗存。《常山县愿丰隄碑》记录了当地水利工程的修建始末与技术细节,书写者均为常山籍人士,这一发现丰富了地方志中明代书法家的碑刻作品。而《常山儒学文昌台及泮池碑》则记载了万历四十三年知县陈秉厚修建儒学设施的历史。两方古碑,共同构成了明代常山历史与人文的珍贵实物见证,现存于常山县文保所。

“那张《常山县愿丰隄碑》拓片,是我从收藏转向实践的第一份作业。”缪小俊说,“拓成之后,我确信这条路可行,能用它来系统地收集乡野遗珍。”

自此,他的步伐愈发坚定。两年来,常山的山野巷陌遍留他的足迹。在众多拓片中,《清赵之谦白龙洞刻石》被他视若珍宝。“赵之谦是开宗立派的大师,但其30岁前的作品极为罕见。这幅作于他28岁时的石刻,填补了早期摩崖风格的空白,也是常山文史的重要一环。”

缪小俊始终深信常山摩崖碑刻极为丰富,只是大多隐于山野林泉、老宅僻巷,鲜为人知。他愿做那个“钩沉探幽”的人,将散落的金石艺术一一寻回,并让它们重现。

从辨认模糊刻痕,到覆纸轻拓,再到墨色渐显,每一幅拓片的完成,都是一场与古人的对话。在他手中,山野不只是风景,更是一页页可以触摸的石头“史书”。“这件事我会坚持做下去。我相信,民间一定还有更多人文与艺术珍宝,在静静等待着被发现。”缪小俊说。